

西
莊
始
存
稿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四

序

贈任幼植序

興化任子大椿字幼植年甫逾冠而篤志經術覃精稽古其于虞夏商周四代郊丘禘祫宗廟之制周禮井田稅賦之法遂人匠人五溝五涂之異同禹貢五服大司馬九畿之遠近以及儀禮之喪服經傳靡不留心研核于近日崑山徐氏所刻宋元諸家經解皆掇其說之誤者辨之氣盛而志銳求諸今世實罕輩儔進而不已其將爲一代之通儒

無難也嗟乎學之難言也豈不以其途之多所岐乎哉有空談妙悟而徒遁于元寂者矣有泛濫雜博而不關于典要者矣有溺意詞章春華爛然而離其本實者矣有揣摩繩尺苟合流俗而中妙精意者矣此皆不足務也是故經學爲急今以任子之才于彼數家皆優爲之而不屑爲顧壹意于經其取途也可謂正矣然而經學之難言也又豈不以其途之多所岐乎哉貿貿然而赴之不知其途之將何從也世之所傳十三經注疏者不知何時所集而漢人之傳注唐宋人之義疏舍是則無可

求者矣故言經者必以是爲質的然則求訓詁于
注疏焉可也若朱子治蔡氏沈陳氏濬胡氏安國
立于學官久矣塲屋以之取士經筵以之進講學
者童而習之能考其說之所從來存其是而講去
其非斯善矣斯二者蓋治經之要務也能務斯二
者則其餘固無暇遍觀而亦有不必要觀者矣抑
人生精力有限即二者之爲務恐猶未能兼諸經
也專一經焉可矣一經通則羣經之旁通者必多
而其學亦已成矣自子束髮而好言經義求之數
年未得其門三十以後漸似稍有知識四十而麓

定所謂專治一經先求訓詁于注疏而辨析于朱子暨蔡陳胡氏之是非者正予今日之所有事而功猶未能半也任子氣盛而志銳其才過予遠甚又能不以自足而虛衷下問予故舉其所嘗致力者爲說以贈之任子由予說而擇焉可乎

贈翁徵士霽堂先生序

乾隆己巳

天子下詔徵經術之士相國高公以霽堂翁先生應

詔先是

世宗憲皇帝詔舉博學鴻詞先生曾膺特薦以病
不赴至是再被徵書海內翕然以爲高公開濟之
暇篤意墳典宏獎氣類故能甄擇醇儒而先生之
學弼中襮外宜受大賢之知兩者兼得之無何先
生來遊吳中予獲定交焉益歎先生之學誠不可
及高公之舉誠知人蓋經術之紛錯甚矣自唐之
中葉以迄于有明著書解經者汨經之旨亂經之
詁訓十而九焉發明經旨深通詁訓千百而不得
一焉朱子嘗論治易者譬之若竹火籠添一條骨
子則障一路光明蓋說愈多而經愈晦也朱子雖

言此然其所承用之邵氏易似猶未免此也況其
他乎霽堂先生之于經也蓋嘗誦其辭而識其意
矣歆然自謂未得師法未通古義而不敢著書此
其意較之憑臆妄造以爲經害者相去遠矣經學
之徵非先生孰宜先生年近八十神明不衰顧猶
欲以老疾辭不就徵家在芙蓉江上有峰三十三
將營草堂爲終隱計竊睹

今天子稽古論思振古罕覩而名公卿精白一心
汲引巖谷以先生之老于文學固當出而校天祿
之書與白虎石渠之議使天下知士不通經果不

足用未可久戀草堂之勝也且昔說經之士如伏
生申公轅固張蒼皆以耄耄徵先生雖老何庸辭
予獲落無似辱承先生進之小友之列會先生將
歸暨陽出素冊索予言遂爲之說以進用致區區
勸駕之懷云爾

贈梁生序

真定梁生用梅力學有文屢試省闈不售今秋已
雋矣又屈置副乘十月之朔來告歸出素冊拜而
請曰用梅無似無以承先業也夫子賜之言以廣
其意可乎予曰可哉生爲故相國蕉林先生諱清

標之五世孫相國羣從昆弟清寬清遠同時官九卿生之曾大父及尊甫仍世通籍有烏衣朱雀桁蘭錡貂蟬之美蓋河北數鉅族者必首及焉昔者魏晉以下皆重門地而唐之宰相作史者按其世系定著爲若干房一氏出宰相至數人者累累焉非盛事與顧吾家元禮仕當蕭梁嘗著論以爲崔氏雕龍不過父子兩三世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王氏者然則門地之高尤賴文章以顯也我朝龍興百數十年以來特重世臣而畿輔入相者七人涿州馮公銓高陽李公蔚宛平王公熙柏鄉

魏公裔介寶坻杜公立德大名成公克輦暨梁公也馮公在前明已相熹宗其子源濟又爲內宏文院學士成公之父基命嘗相明懷宗王公之父崇簡明癸未進士入本朝補選庶吉士累官至禮部尚書若李公魏公杜公之家躡膺仕者相望也豈不盛哉今諸家之後或罕有聞者盛衰相爲循環而平津邸第變爲車庫馬廐轉盼不可復問矣獨柏鄉之後有蒙啟高儼二生大名之後有倫敘者皆來問業于予梁生從予遊尤數予乃憮然而歎勢位之不可久惟儒學足以永世德也生雖屢

紂于有司而文日益有名他日踵祖武而起致身
通顯當不難矣然予之所期于生者則固在此而
不在彼也

古經解鉤沉序

學莫貴乎有本而功莫大乎存古吾嘗持此以求
之今世之士而厘厘乎得余子焉夫經之有傳注
詁訓也久矣其以九經各定著一家而爲之義疏
者唐貞觀時事也若乃益之以論語孝經爾雅孟
子亦各定著一家目爲十三經注疏又割取陸氏
釋文散入之而郭璞趙岐注又皆刪節不全孫奭

疏又係妄人僞造吾不知其彙集而定之者起于誰氏也自故明以來刊本迭見學者開口則曰注疏注疏云爾亦知其玉石雜糅蘭艾不分而古人帑門之學固不盡是哉雖然居今之世欲求古學則舍是末由矣奈何能讀注疏者天下無其人也又況能補其亡佚者與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子喪大義乖然自晚周先秦以迄兩漢傳經授受各有原流皆能自名其家魏晉及唐師法漸失然古義未盡亡也下至宋元義理雖精詁訓亡矣而明儒之陋謬爲尤甚蓋俗學之病在于無本而不好

古傭賃稗販游光掠影往往奉郢書燕說以爲典
要凡所引用皆不出于本書孰是能求傳注之所
從來者哉諺曰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言聖
人惑焉此其蔽也余子憂古訓之漸滅也旣已遍
讀注疏識其崖窾又復瀏覽羣書左右采獲斷自
唐以前掇拾亡失爲古經解鉤沉若干卷每條具
注所出數典而舉其祖按籍稽之可覆視也其學
可謂有本而其存古之功可謂大矣後人欲求傳
注詁訓之學者合注疏及是書求之足矣吾交天
下士得通經者二人吳郡惠定宇歙州戴東原也

間與東原從容語子之學于定字何如東原曰不同定字求古吾求是嘻東原雖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無是者也夫子之聖猶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古之可尚如此乃今復得余子非古不道而所求者又皆真古而非贗古古學將自此昌而流俗無本之學可以此療之矣余子之友朱文游亦篤雅嗜古而家藏多宋鈔盡出以相商榷故能成余子之志云

詩經叶韻參補序

古音之變也久矣楚辭文選其音與詩三百已自

不同周顒沈約陸法言孫愐之韻書出去古益遠
吳才老始有志復古撰爲韻補一編楊用修又增
益之爲轉注古音然二家者于古音本無所解徒
雜采羣書之韻見異于今者卽以爲古譬諸治絲
而棼之爾迨至連江陳季立有悟于古人韻緩不
煩改字之說倡論謂古無叶音于是古音始有端
緒而亭林顧氏復大暢其說分古音爲十部條理
精密秩然不紊欲明三代以上之音舍顧氏其誰
與歸楊君魁榜字掄元雲南永北府人撰詩經叶
韻參補其說以爲宋儒所言四聲互叶切嚮通用

立法已詳而近時陳法子又有叶本音四聲叶轉
音四聲同音同叶二音互叶叶通用之音叶借用
之音與夫本字加之而得音旁聲類之而得音等
法其于朱子之叶韻有改者有補者有削者改補
可也削之不可也乃取陳氏所削槩爲加叶并改
補者亦參取而訂定焉楊君之用心可謂勤矣夫
叶韻也者六朝人謂之協句小顏注漢書謂之合
韻曰叶曰協曰合一也其言本無病也病在不以
叶音爲本音而以爲詩中又自有叶音耳今楊君
之書遠本才老又取法子之說展轉加叶予固不

能通也予所知者亭林所分之十部風宜歸侵弓
宜歸登如是而已然當唐韻盛行之時賴才老之
講明而世始知有古音遞相推衍至顧氏而始無
遺憾是考古之功實自才老始楊君生于天末未
睹顧氏之書故猶祖述才老倘學者由其書而尋
繹焉討論焉愈以知音無不叶叶必本音使人謂
顧氏之可信實自楊君始何不可與爰序而歸之

毛詩明辨錄序

秀水沈艮思觀察好言經義宦遊之暇惟事纂述
易詩春秋三傳各有明辨錄歲戊辰先出其毛詩

鏤版以行以首簡授子予惟董子有言詩無達詁
劉中壘亦云詩無通故蓋言志永言之義宜參互
尋繹而得之若墨守一家之言苟駁前師則拘於
其方非善說詩者也自宋以前詩無不宗序說者
即伊川程子亦以爲大序仲尼所作又謂毛公最
得聖賢之意惟鄭漁仲作詩辨妄始極詆其謬而
朱子多從之原朱子之意豈不以齊魯韓詩並廢
獨主毛公千百年學者之心思錮束於一家必脫
去曰科別發新義乃可貴耳而宋元以來說詩者
又或墨守集傳雖有他家不復措意不反爲朱子

所訶乎今觀察之爲此書大意折衷集傳而博采衆說未嘗墨守一家其研究聲韻考析名物幾足補吳才老陸農師羅端良諸家之所不反殆能參互尋繹有得於無達詁無通故之意而彬彬然爲善說詩者已抑予聞之永樂之修五經也名爲大全而當日編輯諸臣類皆攘竊一家之成書以罔其上我朝文治誕敷

御定傳說彙纂自註疏以迄有明無不攬撫薈萃一洗大全之陋是書出遵王制便稽考足爲彙纂之鼓吹觀察盡并易春秋三傳悉板行之予雖

擣昧猶將一一爲之專序焉

禮記類解序

更定經文不可也更定傳文則無不可自樂史以儀禮不見漢志爲疑流俗惑其說遂誤以漢志禮古經爲禮記抑知高堂生所傳后蒼曲臺所記五傳弟子所受皆儀禮耳至禮記則前漢本不立於學官亦不見於藝文志良以儀禮乃爲古經而記特雜出羣儒之手孔冲遠雖稱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然并有不出七十子者緇衣成於公孫尼子月令成於呂不韋王制成於博士其篇第前後章

向分合本意爲詮次略無精義後儒爲之更定別
爲一編而不謬於聖人何不可乎吳江袁上舍從
事戴記有年著書若干卷名曰類解蓋更定焉而
別爲一編者也夫更定禮記者不一矣魏有孫炎
唐有魏徵元行沖今俱不傳元有草廬之纂言明
有念臺之考次而朱文公之經傳通解則以儀禮
爲經而取禮記及經史有及於禮者皆附本經之
下世稱其集禮家之大成今上舍此書取禮記移
易翦截與文公同而其異於文公者文公合於儀
禮而上舍別於儀禮文公之目曰家禮鄉禮學禮

邦國禮王朝禮而上舍之目曰吉禮凶禮軍禮賓
禮嘉禮禮儀雜禮制度通論要其補苴聯綴部居
州次則略相似焉殆亦足輔翼文公而並行不悖
者與上舍書既成懼昧者或以更定經文爲嫌出
以質諸子子謂此書之更定亦何足遂爲經之大
害乎且上舍之意不過以此爲一家之書用便觀
覽而已因爲推論其著書之旨俾承學之士知其
不謬于聖人也如此

五禮通考序

李琰之嘗論崔光博而不精劉芳精而不博學之

欲兼精博也難哉要以鈔緝薈萃備下學之攷稽
博爲首重矣朱子之學以研究義理爲主而于古
今典章制度象數名物亦靡不博考之其綱條之
所包絡者多故援據間有未精而日力不暇給則
書之未成而有待于補續者亦多儀禮經傳通解
以經爲經以記爲緯續之者益以喪祭二禮規模
粲然矣然熊勿軒序稱文公初志欲取通典及諸
史志會要與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爲百
王不易之大法則今本猶未之備也大司寇梁谿
秦公味經先生之治經也研究義理而輔以考索

之學蓋守朱子之家法也嘗歎徐氏讀禮通考頗
爲整瞻乃仿其體以吉嘉賓軍凶分禮爲五編次
爲書而徐氏之書詳于史而略于經公則爲之矯
其弊且凶禮之別有五而荒禮弔禮禴禮恤禮徐
氏俄空焉公則爲之補其闕書成人但知爲補續
徐氏而公則間語予曰吾之爲此蓋將以繼朱子
之志耳豈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公自少篤志經
術洎官中朝政務旁午而公退卻掃坐小閣中左
朱右墨孜孜矻矻不異諸生時蓋用力于此書者
閱數十年性復通懷樂善聞人有一得津津稱道

不去口以故士有薄技咸願褰裳就公而求正焉
公商榷采納不遺細微鄙固如予所著周禮稅賦
說亦蒙蒐錄公每豎一義必檢數書爲左證復與
同志往復討論然後筆之故其辨析異同鋪陳本
末文繁理富繩貫絲聯信可謂博極羣書者矣讀
者始而攬其規模繼而尋其端緒如探珠林泛玉
海印有取頗有拾能使人人各得其意以去後之
君子其必有樂乎此也

爾雅補注序

小學之失其傳也久矣爾雅一經多可恨者其正

文往往爲後儒所亂如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畀
卜爲賜予之予而云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孔魄延
虛無爲間哉爲言之間而云孔魄哉延虛無之言
間也豫爲厭足之厭射爲厭倦之厭而云豫射厭
也此類皆正文爲後儒所亂者而郭氏皆不能辨
且郭注傳而捷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並亡
郭之音圖亦亡即郭注亦多有爲妄人刪去者非
全本也如釋山霍山爲南嶽郭注云霍山今在廬
江瀟縣西南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
山遼曠因譏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于此

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凡一百有七字書詩周官正義並引之詳略不同耳而今本但云即天柱山潛水所出也餘悉刪去且郭意本爲辨衡山亦名霍山而廬江之霍山不得爲南嶽今一經刊削與郭本意轉大違反如此者甚夥又唐人正義每博採羣言以釋經注至邢氏疏則但勦取他經正義爲之如釋天一段全襲禮記月令疏五嶽一段全襲大

雅松高疏此類不可枚舉陸氏釋文于他經每引
衆家之讀并及其異義而于爾雅惟存音切諸儒
之說略不及之羊豹一葍殊無足觀爾雅之失其
傳如此而俗師專已仍陋踵譌古義日就曹昧余
嘗病焉同榜進士海昌周子苞今成學治古文貪
博嗜奇而一歸平正與余有獲石之契近撰爾雅
補注四卷于郭邢外撫古注見他疏者間取莆田
鄭氏說又旁及他書預是有益者悉抄內焉其援
引也富其詮叙也確信乎小學中必不可少之作
也昔者羅鄂州書雖名爲爾雅學實非解經若苞

今此編輯經注而行正義疏之體且于其注不但補其缺又能正其誤而于邢疏漏略處裨益良多則其所補又不特注而已也余謂此書之美補注二字未足以盡之以是名書是爲實浮于名夫自有十三經注疏而後之用力于經者言疏足以見注言注不足以包疏爲寄語菴兮鄙見竊思以廣疏易此名可乎

屈騷指掌序

晉陵胡文英質餘氏善讀書尤嗜屈騷旣斷取漁父以上爲正文又益以二招餘家則置不錄嘗旣

王逸李善洪興祖注紕舛甚多即晦翁朱子蒐采
雖博然往往于詁訓猶疎遂別爲解誼食貧居賤
東西游走必攜以自隨採掇修改三四過而稿具
予讀其書于地理名物考索頗精不爲空言疏解
而騷人之旨趣自出從來屈學殆以此爲善本矣
按太史公所序劉向所錄于離騷之外別序餘篇
未嘗通目爲騷也班固則以屈子自著者爲賦王
氏取衆家之依倣者并附之故題爲楚辭至蕭統
始以諸篇皆謂之騷劉勰辨騷亦然質餘名書蓋
從蕭氏劉氏云質餘嘗注莊子旣鐫諸版李峨峰

太守又將爲刻茲編以行世予獨疑質餘爲人修
謹不類莊周放曠而屈子者廢黜煩懣辭多憤激
離騷者離憂也若質餘則行高而心寬伏處自適
彈琴詠歌其閑居則默默然行于道塗則循循然
夫質餘又何離憂之有哉予不知其相感于百世
之上者何說也旣爲題其端又舉以訊之

西莊始存稿卷二十五

序

朱氏族譜序

先母朱淑人之姪曰思任纂輯族譜請予序之朱氏在宋有諱禹者從高宗南渡至崑山縣膠城鄉之南十三都陳家行居焉其地近南翔寺嘉定間析置嘉定縣朱氏籍嘉定禹之後七世至存仁者官理宗朝子堯煥當咸淳間隱居不出又六傳至昱當明洪武間爲贅婿于七都殷家行之毛氏遂自陳家行徙居焉殷家行在南翔之東南黃浦之

上北去大海不數里殷氏爲大姓在明多以入貲仕者今幾絕而朱氏自昱至今四百年頗蕃衍居殷家行如故雍正間析置寶山縣朱氏又籍寶山自昱以上或逸其名昱以來乃可譜云昱生浦浦生楠楠生烈烈生嘉猷嘉猷爲祠堂以合其族人名曰永思堂唐處士時升爲記嘉猷生平平生疑中疑中生子尚子尚生金銓字大宇官江寧府儒學訓導先淑人考也訓導公有三子五女孫曾男女外孫男女凡數十人未艾而退休于家有田宅麗饒足而夫婦壽皆近八十福幾備矣予幼從先

淑人至外家與羣兒嬉怡然不知有塵網之拘迫也弱冠謀食四方顛頓世途坎窞交牽意氣沮喪頽然成翁洊丁大故心摧淚盡重登朱氏之堂惘惘若夢而朱氏亦死喪相繼存者皆困不自振思任懼先業之將墜也聊爲是譜以寓其收族之義思任其賢矣哉嗚呼自予所見里中故家右族能保其舊者尠矣朱氏之復興也則可待乎予痛先淑人之蹇苦以終世讀是譜喜得其詳遂見于予文志不忘也

鍼灸集成序

明萬歷間巡按山西侍御趙君文炳有痿痺疾醫者罔效乃延燕人楊繼洲至三鍼而愈叩其術出所著鍼灸秘要一編侍御猶以爲未備廣求羣書俾取有關於鍼灸者采摭編次勒爲十卷命曰鍼灸集成鏤版置平陽郡齋後歲久版皆剝闕乾隆二年知府事會稽章君念是書不可無傳重爲校刊以惠來者按曲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孔沖遠正義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是則古者治病以鍼灸爲首周禮瘍醫劑殺之劑

說者謂劓以砭殺以藥古者以石爲鍼謂之砭乃
於疾醫之制惟詳五味五穀五藥獨不及鍼灸殆
舉藥以該之爾左氏傳醫緩對晉侯言達之不及
杜氏釋達爲鍼而趙氏解孟子亦云艾可以灸人
病下至西漢黃帝扁鵲白氏內外經旁篇諸書出
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腧石湯火所施特
爲詳備由是專論鍼灸者有玉璽赤烏經及程天
祚秦承祖徐叔嚮華陀殷元釋僧匡諸家趙希弁
讀書志亦載子午經一卷明堂鍼灸圖三卷蓋鍼
灸之由來尚矣人有疾病往往潛伏腠理之間惟

相其孔穴之所在而施鍼灸焉所以宣鬱攻邪而
助五穀五味五藥之所不及也予觀是編首列太
醫院銅人腧穴圖縮本次論經脉次列其法次述
其主治禁忌博瞻而明析洵爲醫家之要書章君
於政理之暇復新此刻以繼趙楊兩君之志由是
鍼灸一科之旨粲然復明於世真仁人之用心也
已且吾聞之上醫醫國章君用心如是必能移宣
鬱攻邪之術而施之理人者故樂述所聞而爲之
序

唐半壑印譜序

曩子姊夫陳子芷洲最善摹印蒼古秀勁風神畢備芷洲歿而其高第弟子唐君半壑又以摹印擅長蓋其骨格宛然芷洲遺範而頓放結構又自變成一家直追趙吳興王元章文三橋諸人矣昌黎韓子有言凡爲文章宜略識字雖然識字其難哉摹印小技也其根柢之淺深波瀾之大小較之文章相去逕庭焉今之君子好爲文章而不能識字者何多也半壑於此技研精六書一點一畫悉稽之說文汗簡玉篇諸書而不敢苟下然則他人於爲文章尚不識字半壑於摹印尚必識字何妄與

慎若此之相懸也予性好蓄奇石嘗遊閩中好事者爭以壽山石見餉顧芷洲歿後孰爲予篆刻者乎幸而半壑不遐棄予時爲予奏刀篋中所藏半壑之製積久幾及數十方半壑之惠予也厚矣予博觀古人金石刻漢魏六朝撰書人姓名往往不著至唐人之碑無不題撰書人姓名而鐫刻姓氏亦必列焉如史華邵建勲之流皆以刻玉冊官爲當世所重今半壑摧藏窮巷中未有物色之者豈今之人徒薄爲小技不屑過而問乎抑實未知其所以工乎夫半壑之技至矣而未知其所以工者

豈非實未識字之故乎且予又思之人之姓名刻之于石則必求其工至于人品心術乃所以無負此名之實也而人或反不甚留意焉然則不知半壑摹印之工者殆猶其小失也夫

曲沃縣志序

曲沃於春秋晉宗邑也自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此其後併晉遷於絳獻公使太子申生居曲沃爲城之曰新城傳至景公十五年遷於新田復命新田爲絳以絳爲故絳實魯成公六年也自是終晉之世皆居新田云漢志聞喜故曲沃武帝更名絳晉

自曲沃徙此絳水出西南續漢志晉志並同其時
未有曲沃也北魏始有曲沃與聞喜絳並立析絳
之新田置也自隋以來皆因魏是故今之聞喜古
曲沃也今之曲沃古新田也舊說相沿如此吾友
湘潭張坊和五令曲沃輯縣志四十卷獨駁去舊
說以爲古曲沃不當逾絳山汾澮以南且武帝紀
謂帝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蓋左邑
亦古曲沃境故地志遂指聞喜爲曲沃耳反覆考
之當以今縣治西南數里之故城爲古曲沃而今
縣治內有晉世子墓當爲申生所居之新城其新

田則今縣治西三十里有地猶呼新田者當汾澮之交正與韓獻子言新田有汾澮以流惡者相合君之說援古証今博辨無碍聞者雖疑且駭君不爲奪予方繫官京師惜未暇從君眺覽登陟于其間據所目驗質諸傳記以辨君說之是非也夫牧民之事蓋有急于考求古迹者矣務其急者則其緩者恐不能兼舉也今之爲吏者未必皆能務其所急也乃其于所謂緩者亦遂汲汲焉若不暇以爲何哉君在曲沃六年矣方以課最入 覲來京師與之語于其一邑之利弊因革罔不條舉縷縷

然如君者殆洵能勤于民事克稱厥職者與大吏以君書上考其真名實相應而無濫者與然則援古證今考正傳記之訛謬此蓋君之末與視今之爲吏者若相逕庭矣彼新田新城古曲沃之是非予固未暇辨也聊爲論著其說而歸之

福建鄉試錄序

皇上以實學倡天下士念鄉會試表判多係夙構非核實之道悉從刪省改爲首場書義三篇性理論一篇二場經義四篇五篇八韻律詩一首三場仍試策五道自乾隆己卯科爲始定制一新海

內喁喁向風期進于有體有用以雷同勦說爲深
恥是科屆期夏六月禮臣以各省考官請特命
侍讀學士臣王鳴盛爲福建正考官江西道監察
御史臣胡澤潢爲之副伏念臣海鄙孤寒至庸極
陋仰荷

皇上天恩簡拔一甲進士選入詞館丙子考試試
差一等鄉會兩奉恩命充同考試官散館一等
留編修職戊寅三月特旨考試翰林于正大光
明殿復蒙宸鑒欽擢一名超授學士備員
講幄扈蹕盤山今歲京察引見恩准一等記

名考試試差復蒙拔置一等三名畀以掄才重任臣自顧何人乃得疊邀天獎簡任大省文衡聞命戰兢凜凜焉惟不克報稱是懼既乘傳抵閩監臨則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一級臣吳士功提調則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德福福建糧驛道分巡福州福寧等處地方臣蘇凌阿監試則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二級臣史奕昂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一級臣徐景熹內簾監試則邵武府同知臣孟琇乃進提督福建學政翰林

院侍讀學士臣莊培因分巡臺灣道提督學政加
三級臣楊景素所錄士七千餘人扃闈試之臣鳴
盛偕副考官率同考官知縣臣賀世駿等悉心品
第公定去取復于闈中跪接 恩旨擢臣鳴盛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殊榮特賁異數頻加感激
鴻慈銘心刻骨于是倍加奮勉殫慮搜羅臣恭繹
皇上幸貢院詩有曰傳語至公堂裏客莫教冰鑑
負初心語婉意嚴使考官讀之而汗流舉子讀之
而泣下况臣起自單微回想少賤之日青衫席帽
奔走棘闈閱二十年幸得蒙 九重特達之知通

籍五載晉佐綸扉今茲校閱之際風簷況味宛在目前上感

君恩之高厚俯念場屋之苦辛展轉徬徨悚惕靡已爰于分卷之初即焚香自誓所不以矢公矢慎從事于此役者明神殛之罔有攸赦廼竭二十五晝夜之力遍查落卷反復詳審得士八十五人副榜十七人制義以理明詞達爲尚膚泛者怪僻者弗敢錄詩律以志和音雅爲尚俚俗者蒙滯者弗敢錄對策以詳瞻平允爲尚空疎者浮誕者弗敢錄每當漏殘燈灺口哦手披較計毫釐忖量甲乙

靡不本我

皇上聖訓論文之大旨奉爲準繩雖識鑑自愧多疎而良心不敢稍昧庶幾因文而知其人援十而得其五他日或有蓋臣端士出乎其中以仰酬

國家樂育之澤于萬一則幸甚矣臣旣彙錄文十
九篇詩一首上呈 御覽謹循例颺言簡端敬陳
一時將事之微忱如此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
侍讀學士今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王鳴盛
謹序

重刻諸葛忠武侯集序

文者藝能之末耳古之人賤而忽之比之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尊之者則又以爲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何其所見之殊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士之所重德而已矣功者性分以外之物時至則居之非所貴也而言又何貴乎蓋必無所見其德不能有其功乃不得已而托之言不得已而托之言者文即其德與功也徒以言而已者藝也古大賢志士之文之能自立於天地間者皆不得已而有言如其德已盛而功已備則固無所事於言矣即有言特其功德流露之

餘耳彼豈樂以言見哉蜀丞相忠武侯諸葛氏道德人也無意于立功又何意于立言有文集出晉泰始十年平陽侯相陳壽校定錄寫上詣著作凡二十四篇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梁有二十四卷隋志二十五卷唐志與梁同侯之文存者如此而已今俗刻本冗謬日甚往往摭拾裨官繁猥僞撰之文竄入之增益至十餘冊數十萬言一若以部帙之富爲侯助其氣色者嗚呼一何陋也明有楊去奢刻本崇禎中三十六世裔孫基畫士年昆季取楊本重加增損藏於家吾友子襄士年元孫

也重刻之予觀此本雖稍勝俗本其間冗僞尚多予意欲刪三之一子襄不忍也曩見坊刻劉文成遺書一切妖妄不經之言皆歸之最穢雜可憎予於此集亦同此恨既未得舊本無以奪子襄意而古大賢志士之不欲以文名有非流俗所知者遂因子襄之請書之簡端

怡菴文集序

明初陳惟允先生汝言避兵來吳居船塲巷得朱勔故居名朱家園者更名綠水高季迪楊孟載咸有題詠惟允旣坐法死遺孤爲嗣初先生繼母吳

教以讀書使從王行俞貞木遊略通五經義人呼
陳五經以楊士奇薦授翰林五經博士時仁宗于
大內西思善門闢宏文館命楊學士溥主之先生
與王侍講璉同入直尋遷翰林院檢討預修兩朝
實錄弟子杜瓊字用嘉沈周字啓南子寬字孟賢
完字孟英並能傳其學所著怡菴文集版久不存
裔孫漂水訓導某購得舊本欲開雕而未果子某
乃克踵而成之先生之文紆徐澄澹平易而有味
書曰辭尚體要記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先
生之作可謂尚體要明且清者矣抑予聞先生事

母至孝躬自執爨仁宗使人覘之方提甕出汲使
者返報遂被徵錢蒙叟詩云長洲陳五經樞衣跪
母提汲瓶籬邊使者星馳報天子詔書一夕來青
冥蓋指其事也然則先生之所以爲文者又自有
在寧特其辭之工而已邪列朝詩集稱怡菴集四
十卷竹垞云十五卷茲刻二十卷從明正統間蘇
郡守西蜀李從智所刻本也

林次崖先生集序

世每以道學與經濟判而爲二於是乎有駁雜之
經濟有迂疎之道學皆俗學之謬也按前史但有

儒林傳自元修宋史始別立道學傳顧道學之真者每不樂居其名至明代講學者日衆往往以指斥象山爲能事一若有此即可以接武乎紫陽者而考其行已立朝輒迂疎而無實世亦何貴有此道學哉同安林次崖先生自少承鄉先正蔡氏虛齋緒論篤志聖賢之學乃予讀其集中之文則惟有關經濟者居多若聚生徒立門戶叫呶爭鬪以爲護道者皆先生所不取嘗與舒國裳書謂近日紛紛朱陸之辨皆如矮人看場譬之于金朱子陸子皆真金今人則以銅而包金者而又何以論金

哉先生之持論如是蓋惟其不欲以道學名故獨
得道學之真而發之於經濟亦有其實也先生歷
仕數十年銳意以用世自任而守道守官屢起輒
躋由南京大理寺正謫判泗州罷歸起廣東僉事
歷南北寺丞復落職知欽州擢備兵海上終以拾
遺罷不得盡展其用方其在南寺丞也世廟初御
極條上新政八要兼請息內臣機務罷其鎮守迨
再擢寺丞又上王政附言二十一事所言皆中興
大計天下根本綱要之所在假使當日能悉舉而
厝之誠有足遏亂源而成至治者其判泗州則以

歲饑精求救荒事宜上荒政疏萬餘言在僉事則請豁無徵以蘇竈丁蠲徭役以澄國課咸詳明切實確然能興利除弊若夫因遼東兵變而請練內兵以殺邊兵因安南莫登庸之亂而連上六疏力主必討之議則先生之運籌決策燭照數計尤可坐而言起而行者也夫豈如俗學之迂疎者所可同日語歟先生所撰四書存疑十八卷易經存疑十二卷與虛齋蒙引並傳學者久奉爲圭臬而集版已漫漶陳舍人鴻亭重刻以行世不遠千里郵寄屬爲之序舍人好古力學闡揚前哲之遺文以

嘉惠來者甚盛心也遂不揆穉昧而論之如此

王顥思先生文集序

深澤王先生植字顥思著述甚博又好爲古文辭
今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先生積學數十年登康
熙辛丑進士第出知壯縣大州政績甚懋所去人
思之儒者之效隱然已見其端緒矣退居林野年
及耆耄猶篤學不倦矻矻手一編刻集旣成特遣
猶子灼走京師乞予爲序予成進士後于先生者
三十餘年而先生過相推挹辱使論定其文予曷
敢辭夫天下有義理之學有考據之學有經濟之

學有詞章之學譬諸木然義理其根也考據其幹也經濟則其枝條而詞章乃其蔕葉也譬諸水然義理其原也考據其委也經濟則疏引溉灌其利足以澤物而詞章則波瀾淪漪滢洄演漾足以供人翫賞也四者皆天下之所不可少而能兼是者則古今未之有也孰爲重義理爲重天下未有無根之木無原之水而能久長者也雖然豫章之材刈其幹而徒存其本可乎哉執湔氐而曰江盡是執渤澤而曰河盡是是豈不爲大愚乎是故義理之與考據常兩相須也若夫經濟者事爲之末詞

章者潤色之資此則學之緒餘焉已爾先生之學固嘗有意于義理矣其徵引經史左右貫弗又未嘗不留心于考據也此殆所謂以有本之學爲有本之文者乎我朝百餘年以來作者林立然而若蒙叟若朝宗若叔子若梨洲之所撰述皆勝國事居多其的然爲我朝之文者前則汪鈍翁近則方望谿李穆堂耳茲三家者其文工矣其根柢未必遂追配古人也求其本末兼該華實並茂爲我朝文人冠者將誰屬與如先生者似近之矣予固未之逮者聊因序先生之集而發予之膚言

有識者平心觀之當有公論出焉而不在乎耳食皮相者之呶呶也

扶左堂集序

吾鄉勝國諸先輩多以古文辭著稱鮮有及韻語者方其初王常宗徵士倡論排楊鐵崖學者始知文有正派而其詩棘塞殆不可讀嘉隆以降唐叔達婁子柔李長蘅徐汝廉四先生師法歸太僕檣柱王李頽波而詩視常宗篇什亦稍富貞文黃先生繼之可謂盛矣要之精力盡於古文詩特縱筆而出蓋非其意所屬也入本朝於是陸菊隱張

樸村孫松坪張匠門趙蒙泉張南華六君子者相繼出皆彬彬具體與勝國先輩以詩爲餘事者有異就六家中最工莫如松坪先生左太冲有言曰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登高能賦者誦其所見也中有所志外有所見而假於詩以鳴似若無取乎古人者然沈休文叙次兩漢魏晉及南朝之詩人而總之以爲騷流所始同祖風騷天兩漢魏晉及南朝之善詩者亦不過各寫其所志所見云爾於風騷何與而休文斷然言之蓋古今之心一也中有所志外有所見而假於詩以鳴迨夫造意鏤

詞結體布格之既備而以絜諸古人靡有不合者也若其本無所得而斤斤焉求離合乎古人雖取徑不一而其失則均松坪先生之詩枝條豐縟光澤鮮好徐而察焉則凡夷愉悅懌於邑忱結其所志者皆可考而知也凡平生經歷自山林而邊塞而館閣其所見者皆可述而志也蓋根本自得而能多師以爲師譬若蜂之釀蜜蜜成而不見有花信乎其工矣先生初名翹夢人書致彌二字示之更今名字愷似別自號松坪居士早以國子監生膺

聖祖特達之知奉使朝鮮賜一品服未受官遽歸年四十餘成進士選入翰林坐事去官後得白終侍讀學士集曰秋左堂集別有未申集先生被難在未申兩年故云今皆掇入全集又有梅泝詞別花餘事詞衲琴詞先是趙先生三張先生集已刊行今先生外孫程君宗傳復盡刻先生詩以傳於世而菊隱先生集卷帙甚繁今里中雖有鈔本莫爲刊布將就堙沒斯文之有幸不幸豈不重可慨與予尤嘉程君之志行有不同於流俗者故附著之